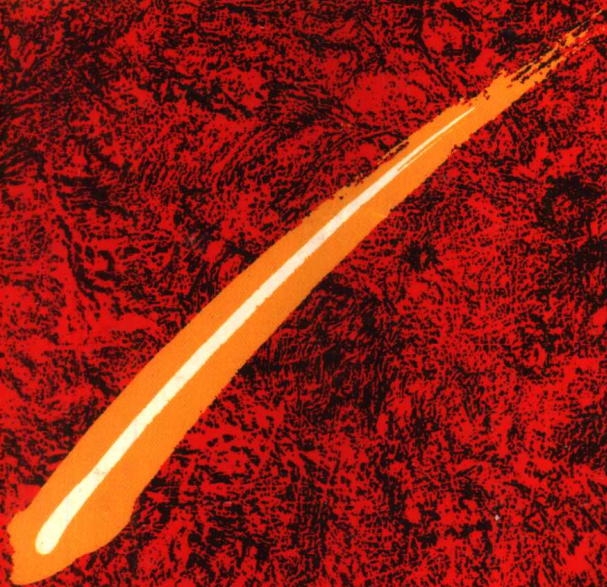


④7 學文經聯

# 潮說小

編主○弦瘧

屆 7 第報合聯  
集品作獎說小



聯經文學④

# 小說潮

——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作品集

瘴 弦主編



聯合報叢書

# 小說潮

——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作品集

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合報社

總經銷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電話：七六八三七〇八·三九四〇一三七
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臺幣一二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四次印行

印翻禁·權版有

# 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評選結果

應徵短篇小說甲類得獎作品

最後夜車

薛荔

玉之旅

沈明進

山外山

盧非易

火焰

莊美英

殘兵記

金光裕

推薦短篇小說得獎作品

香格里拉

張系國

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評選結果

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

蕭 颯

短篇小說特別推薦獎作品

勁風與野草

龍琰宗

應徵短篇小說乙類得獎作品

媽媽

袁瓊瓊

君父的一日

王定國

那十五張存根

周慶華

寒雨

羅振昌

燕翩翩

衛 蕪

決定

彭選賢

天地悠悠

蔡皓淇

紅顏

曹麗娟

離別

曾永利

遠方

梁建民

應徵極短篇得獎作品

梅莉的晚約

沈因

化妝舞會

郭麗華

賣身契

莊子明

孤城

林文煌

蛇

李昌治

累犯

于在濤

蓮霧樹

李宣

門鈴叮咚

張子樟

終點

王怡

紅燈

羅燕如

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評選結果

11/20/06

聯合報七十一年度短篇小說獎作品集

推薦極短篇得獎作品

槍

父親

林雙不

季隱

# 目錄

## 聯合報第七屆小說獎評選結果

### 應徵短篇小說甲類得獎作品

最後夜車……………薛荔 三

玉之旅……………沈萌進 二九

山外山……………盧非易 五一

火焰……………莊美英 七五

殘兵記……………金光裕 九五

### 推薦短篇小說得獎作品

香格里拉……………張系國 一二一



死了一個國中女生之後……………蕭 颯 一三三  
勁風與野草……………龍瑛宗 一五七

應徵短篇小說乙類得獎作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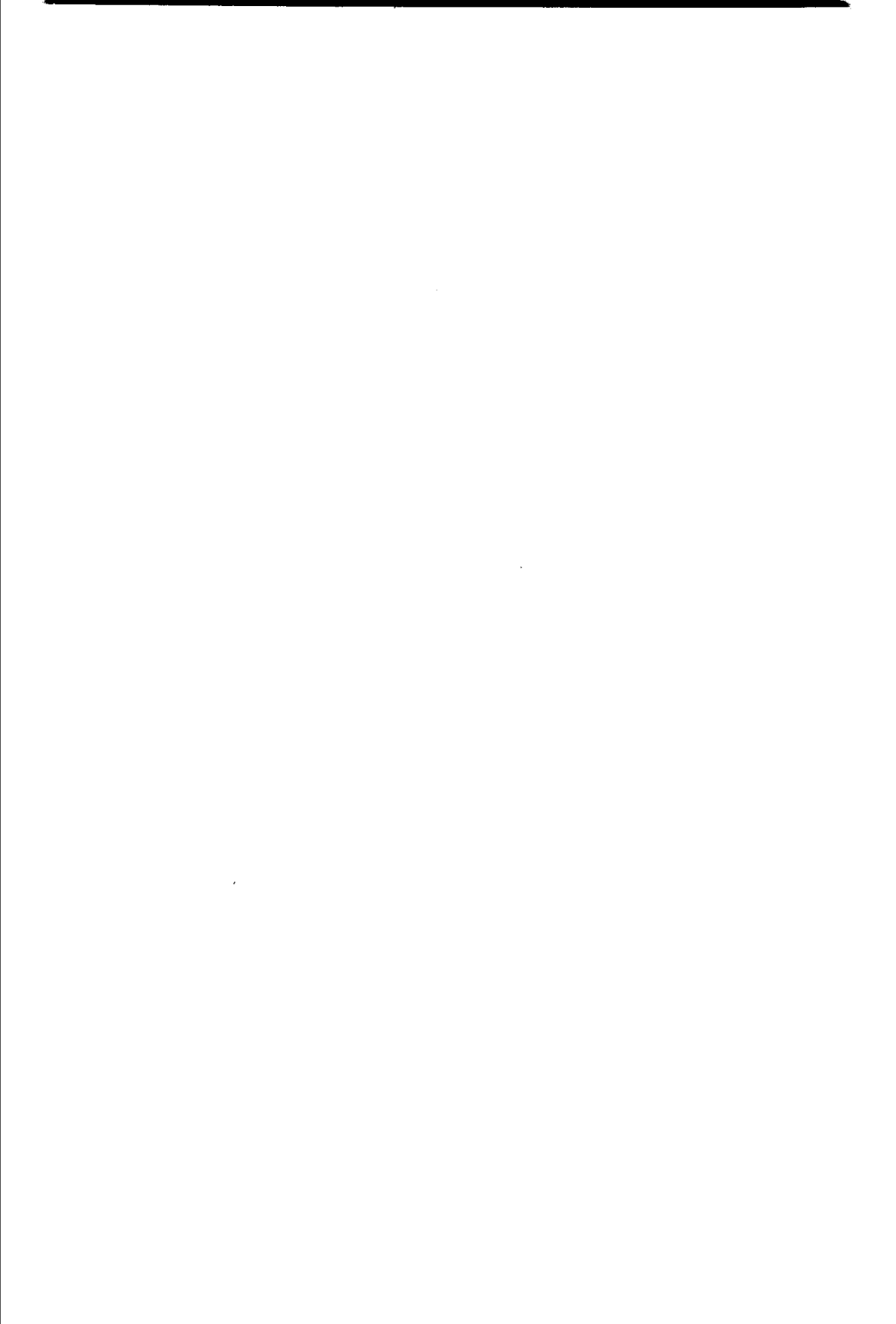
媽媽……………袁瓊瓊 一八五  
君父的一日……………王定國 一九五  
那十五張存根……………周慶華 二〇五  
寒雨……………羅振昌 二一五  
燕翩翩……………蘅 蕪 二二五  
決定……………彭選賢 二三五  
天地悠悠……………蔡澔淇 二四五  
紅顏……………曹麗娟 二五三  
離別……………曾永莉 二六一  
遠方……………梁建民 二六九

應徵種短篇得獎作品

梅莉的晚約……………沈 因 二八一

化妝舞會	郭麗華	二八五
賣身契	莊子明	二八九
孤城	林文煌	二九三
蛇	李昌治	二九七
累犯	于在濤	三〇一
蓮霧樹	李宣	三〇五
門鈴叮咚	張子樟	三〇九
終點	王怡	三一三
紅燈	羅燕如	三一七
推薦極短篇得獎作品		
槍	林雙不	三二三
父親	季隱	三二七

應徵短篇小說甲類得獎作品



# 最後夜車

薛荔

女，三十四歲，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畢業，現居美國，任加州資料出版公司電腦軟體資料編輯。

這班地下車空，車廂後方角落裏那個單獨靠窗的座位多半沒有人，他每回上了車總是習慣性地朝那裏走去。若是那個座位有人佔了，便只得胡亂在面對面的兩排長椅坐下，看窗外得扭過脖子去，脖子瘦了轉回來，又得碰上對過一排乘客空洞的臉與眼睛。視線不安地朝上移，卻還是那幾張廣告：萬寶路香烟、賀馳租車公司、七喜汽水……滿面歡容的男男女女，活潑地展露着雪白的牙齒笑在牆上，像是才釘上去的還有微溫的活標本。倒是底下木無表情的乘客更像凝固已久的圖像，令人覺得十分的不對，尤其在這近午夜的时刻，極明亮的車廂裏稀稀朗朗的幾個人，更是不對得令人不安。

坐車的時間幾乎是他一天唯一可以安安靜靜休息的時刻，因此他更珍惜角落裏單獨的座位。尤其是今天，黃珏來了信——雖然只是一張明信片，雖然他一個晚上已經找機會把那寥寥數語讀了好幾次，卻還是在盼着這半小時的車程，他可以再好好地讀她的話，像在跟她談心。同時他也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因為今天他的頭痛又發作了一次。

自從來美國以後，他白天一向在三姨的禮品店裏搬貨、打雜。這陣子三姨看他的英文和記賬都可以對付了，放心留他單獨看店的時間也多了起來。看店對他比搬貨箱更吃力，客人只要同時有兩批以上就令他緊張，顧着跟一批用英文吃力地解釋商品，選得眼觀四面地防止另外一批順手牽羊。雖說值錢些的東西都在櫃台底下的玻璃櫥裏；外面的小東西丟掉幾樣，三姨的臉色也不會太好看。他發現有兩回這樣的半天下來，他的頭痛也會發作。然而傍晚還是得捧着頭到學校去上課。好在夜間部的學生幾乎全是白天有工作的，一天下來，不要說捧着頭聽課，趴在桌上聽課的也有。

這種伴着耳鳴的頭痛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他也說不上來，也許是漸漸來的，先只是輕微的，發作的次數也少，也不一定有耳鳴作伴，因而並不在意。等注意到的時候已經是一痛就難忍了。像是在頭腦深處有一蓬一蓬的金針在四散飛戳，然後耳內是極高頻率的、刮玻璃似的音波……他抱着頭，可是觸不到痛處，痛源是那樣深那樣遠——不像肌膚的疼痛，再厲害也可以撫觸得到，可以呵慰；而這種痛楚卻是無可觸及，彷彿根本是無可思議的。

三姨正像不少出國很多年的老華僑，有些地方固執地守住一些極中國的東西不放。譬如看病，見他幾次痛成這樣，便帶他去華埠一位掛牌中醫處扎針。據三姨說那醫生早先還是廣東中山醫學院的。醫生聽他說是剛從中國大陸出來不久的，似乎治得特別仔細，然而還是免不了過些時候就發。

今天下午店裏生意很清淡，他把新到的一些貨品擺上架子。有兩座仿古的小香爐，他看着眼

熱，但從前自己家裏肯定沒有這樣的東西，那麼是在哪裏見過的？他只是略略追想了一下，腦中似乎閃過一點那年的什麼，頭即刻隱隱作痛起來，很快地，刀刮骨似的劇痛開始在他頭裏刺過來又刺過去，加上尖得不能再拔尖的耳鳴，他本來覺得似乎抓住了一點的記憶，就又被這排山倒海的頭痛淹沒、沖走了。

他忍不住，打電話要三姨來店裏代他看一下。三姨來的時候，他正捧着頭坐在櫃台後面的高檯子上。正好進來幾個客人，忙了一陣之後三姨才問道：

「好些了沒有？」

他乏力地點點頭，伸用手袖管抹掉額上的冷汗。

「對了，有張給你的明信片，我順便帶來了。」

他接過來就看到水天一色的碧空和大海，心中一動，翻過去先看下款，果然是黃珏的。

「我都不知道你有朋友住在加州。」三姨像是漫不經意地說，他卻感到有向她說明的必要，雖然實在不想。

「上學期一個班上的中國女同學，姓黃的，我好像跟你提起過……」

「噢，打過幾次電話找你的？哦，她搬去加州了……」

他聽得出她還是不滿意，但他不想、也實在沒法提供更多的解說。他只想找個安靜的角落，逐字——甚至是逐筆逐劃地，讀她簡單的幾句話：

「……看到太平洋，覺得離你我的家鄉近得多了。希望有一天你也能來這裏。」



還有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。他開始給她的回信打腹稿——其實就像她走了以後他常在心中向她獨語一樣，只是現在知道她可以讀到了。還有，明天是週末，長途電話便宜，也許可以跟三姨商量一下，先打個電話過去……

頭痛雖然完全退去了，但也到了該趕去上課的時間，連晚飯也沒來得及去吃。教室裏坐下才想到今天有個小考，結果十道選擇題錯了六道。他對着書本裏夾着的黃珏的明信片苦笑——黃珏要是還在，這種事絕不會發生的。她會老早提醒你每一次考試，到時追問你準備得如何，非得肯定你準備得跟她一樣充分不可，比老師盯得還嚴。今天竟會連考試都忘得一乾二淨，黃珏要是知道了會怎麼說他呢。她是個多麼能幹要強的女孩子。

上課第一天的緊張到現在還記得，點名時注意到班上唯一的一個東方女孩，卻沒聽清她的名字。一下課，女孩子大方地走到他座位前笑道：「你也是中國人嗎？」

他喜歡那個「也」字，高興地連點了兩下頭。

「說國語嗎？」她還是用英文問。

「是的，是的。」

「你是——」她說中文了，可是他看出她遲疑了一下，一定因為他看起來既不像從臺灣也不像從香港來的，「從哪裏來的呢？」

「中國大陸。」他也用中文說了。有了個伴可以講自己的語言是多麼輕鬆的感覺啊。他們沒過幾天就熟了起來。他從下課的聊天中得知她是從臺灣來的，白天在這家學院做事，